

探亲记

賀雅賢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曲 艺 集

探 亲 记

贺 雅 贤 著

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1964年·哈尔滨

曲 艺 集
探 亲 記
賀 雅 賢 著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黑出字第002号

黑龍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龍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14}{16}$ • 字数 19,000

1964年11月第1版 196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0171

统一书号：T10•161

定价：八 分

目 录

探亲記(快板书).....	1
月下会(山东快书)	5
換套(山东琴书)	11
三探閨女(唱詞)	16
报銷(唱詞)	20
浪里紅鷹(唱詞)	24

探 亲 記

(快·板 書)

有个小伙叫李凤书，
又黑又壮他五大三粗，
大手大脚大脑瓜，
腰粗腿粗胳膊粗。
他农业学校毕了业，
学的专科是牧畜，
毕业分配到农业厅，
后来调到試驗場里管牲畜。
这本是他主动提要求，
要从实践当中学点硬功夫。
牧畜事业学問大，
他要专门研究喂肥猪。
同时也补上劳动这一課，
改造思想求进步。
他想：要让肥猪长得好，
得先从飼养方面下工夫，
吃啥才能长的快？
咋喂膘头长的足？
这些都是活学問，
我不能光是讀死书。
小伙子边研究边喂沒半年，
把猪喂的胖呼呼，

他那猪全都有“大号”，
什么小黑、噉嘴儿、白蹄儿、
紅眼儿、花老虎。
凤书整天围着猪棚轉，
和猪混的可真熟，
只要他在猪圈前边一露头，
忽拉就围上来一群猪。
肥猪母猪“克郎”猪，
好像全認識李凤书，
小黑过来拱拱嘴儿，
白蹄儿过来蹭衣服，
凤书摸摸这个看看那，
从心里喜欢这些猪。
每天把它們經心来照顾，
它們也沒辜負李凤书，
吃饱喝足是真上膘，
猪羔都快赶上小牛犢(啦)！
試驗場养猪工作搞得好，
人人都夸李凤书，
夸他是劳动人民好子弟，
夸他是紅色青年有抱負，
夸他不怕髒不怕苦，

吃苦耐劳不含糊。
小李还是个乐天派，
没事就爱拉胡胡，
人家唱戏他伴奏，
晚会常把节目出，
每天总是张嘴笑，
小来小去的从来不在乎。
这一天他收到一封信，
寄信人是他的对象何秀珠。
看完信他皱着双眉长叹一口
气，
没成想支部书记老吴走进屋。
(白)“风书哇，家来信啦？”
(白)“啊！”
“大爷大娘身体好？
小弟弟今年该上学去念书？
公社收成怎么样？
一亩能打多少谷？”
风书支支吾吾收起信，
老吴心里可真有点犯嘀咕：
不知信上说什么？
啥事难住了李风书？
若是一般的平安信，
他为啥皱着眉头把长气出？
这里一定有问题，
思想工作可千万不能有疏忽。
吃罢晚饭没有事儿，

老吴来找李风书，
俩人走到院里背静处，
小李才对老吴打开闷葫芦：
原来是那封信上提出一件事，
说是秀珠要来看风书。
“噢！二人见面你应当高兴，
为啥反倒愁眉哭脸把长气出？”
“咳！老吴哇！
我们俩已经半年不通信，
这事里边有缘故，
秀珠和我是同乡，
后来一同到城里去念书，
她不同意我来农场，
想让我留在省里当干部。
为这事我俩吵了嘴，
掰了感情闹冲突，
这次要来没好事，
准让我去走回头路。”
老吴说：“这事你打算怎么办？
能不能对我说明清楚？”
“我……我想写信不让她来，
我不愿再和她闹冲突，
谁有工夫惹闲气？
有空我还看看我那猪(呢)！”
老吴知道他是说气话，
小伙子心里有点不舒服，
“不，你写信就说咱欢迎，

馬上就写別耽誤，
来了我和你一同去接待，
放心吧！什麼事兒也不會出！
小李子，時代在變人也會變，
你這思想可不能太‘頑固’。”
鳳書同意写封信，
心裡还有点犯嘀咕。
放下小李咱不講，
再說小李的對象何秀珠。
秀珠接到小李的信，
第二天就收拾收拾上路途。
家鄉的土產拿了不老少，
大包小包好幾嚮嚮，
花生大棗甜柿子，
雞蛋鴨蛋咸蘿卜，
還有一個小磁罐，
里边裝的是臭豆腐。
說話之間来的快，
幾百里地不值得火車几帖轆。
老吳親自迎接到車站，
火車上接下何秀珠，
“何同志你一路多辛苦，
快跟小李到家別耽誤。”
鳳書接过包包罐罐背身上，
心裡可又是高興又突突。
說着話兒来的快，
三人來到試驗場里進上屋。

家常話兒唠不盡，
這喀唠的还挺熱呼。
小張小王來問好，
大郭大趙送來開水壺。
一会儿又請秀珠去吃飯，
吃的是豬肉白菜燉豆腐。
吃完飯領她去參觀，
走東屋來進西屋，
“這屋是咱們學習室，
那屋是咱們俱樂部。”
操場上新搭的籃球架，
嘿！小伙子們搶球搶的直帖轆。
最後參觀肥豬圈，
這可樂坏了何秀珠，
心裡說：“我当了公社飼養員，
頭回見着這麼漂亮的豬。”
秀珠叫聲吳書記：
“你們這豬喂的可不含糊，
看來功夫沒少下，
咱從心眼里就是服，
到底是科學方法效果好，
這豬喂的也特殊，
能不能把養豬的人兒請來我見見？
問他下的什麼樣的苦功夫。”
吳書記聞听抿嘴樂，

說：“这同志今天有点不舒服，他家来人把他看，他怕他对象煩惡他喂猪。”

秀珠聞听哈哈笑，

“这个姑娘可太糊涂，

喂猪也是干革命，

我看他这貢獻就挺突出。

我若見了他那对象的面，

一定把道理和她說清楚。”

老吳連說好好好，

回头忙叫李凤书，

“你看这事怎么样？

和你想的可是大大有出入！”

凤书笑着低下头，

俩手直把皮帶擡，

瞪着眼睛把老吳看，

心里說：“这可不是从前的何秀珠。”

老吳抿嘴微微笑，

看看秀珠看凤书，

秀珠装着沒看見，

开口叫声李凤书，

（白）凤书哇，有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訴你，

我已要求回农村，

那里有着广闊前途，

回乡后工作分配在飼养場，

巧了，分工也是管喂猪。

你怕我嫌你把猪喂，

那么說你也嫌惡我喂猪？

小李急的直搓手，

臊的脸紅脖子粗：

这姑娘倒打一篋真厉害，

倒把不是派給我李凤书，

这是女同志有点愛面子，

不願提起过去那把壶。

咳！只要他思想有轉变，

我也別单戳人家那伤痛处。

秀珠倒是滿大方，

小声說：“过去怨我太糊涂，

多亏学校党团領導来帮助，

我的糊涂思想才清楚，

今天道歉請你原諒我，

凤书，要不要我給你写份檢討书？”

“那……檢討书倒不用写，

从今后咱俩都好好研究喂肥猪。”

秀珠說：“对，咱俩共同努力好

好干，

糊涂思想要克服，

我要把你的先进經驗学到手，

我要當場拜你做師傅。

两个人越談越起劲，

吳書記可覺得有點不對路，
人家倆人談經驗，
我何必站在一旁跟着亂攪糊？
他趁倆人沒注意，

悄默聲的躲進屋。
這倆人的經驗咋交流，
那……說書的我可不清楚。

月下會

(山東快書)

端陽五月榮花開，
晚風陣陣迎面來，
風吹水面月影動，
河邊垂柳兩旁栽。
只見兩個人影樹下坐，
低聲細語訴心懷。
要問這倆人在干什么，
不用說，十拿九准是在談戀愛。

順着河沿往東拐，
喲！又是一對兒蹲在河崖。
那對兒，越說聲越小，
這對兒，却嘮着嘮着吵起來。

左邊的呼哧呼哧喘粗氣，
右邊的叉腰站起來，
這一站起來才看清，
原來是一對禿腦袋！

喘粗氣的是王二叔，
叉腰的就是李大伯。
二叔的閨女叫大鳳，
大伯的儿子叫金槐，
老哥倆相好又結了親，
親家倆为啥吵起來？
原來是，老哥倆今個兒吃了晚飯，

正商量把兒女的婚事來安排。
李大伯說：“孩子全都不小啦，
喜事不能再拖捱。
咳，這倆孩子是有福的，
趕上如今的好時代。
我心里早就有打算，
去年就把新房蓋，
你老哥不把財禮要，
我給媳婦买点東西正應該，
有粉咱往臉上擦，

你我两家全光彩。
买一身毛衣毛裤穿在里，
买一身嘤嘤衣裳套在外，
光面的皮鞋买两双，
三大针的手表买一块。
我家喂了两口大肥猪，
到日子咱们一块宰。
一百斤黄豆做豆腐，
二百斤苞米换酒来。
十桌酒席八大碗，
像模像样地摆起来。
请请咱的老亲旧友好邻居，
红火热闹多光彩！
让大伙看看我李光腚，
如今是又有人来又有财。”
李大伯说的嘴丫子冒白沫，
他越说心里越自在。
王二叔可有点忍不住啦，
叫声：“亲家你听明白，
我的女儿是团支委，
你儿子带着一个民兵排，
不知孩子们啥主意，
咱可不能闹独裁。”
李大伯说：“那俩孩子不懂事，
什么丰收增产装了满脑袋，
自己的事情顾不上，
当老人的多操点心正应该。

现在就听你一句话，
要啥东西我明天进城就去买，
花个三头二百是小意思，
要办喜事就得豁出来。”
王二叔越听越不是味儿啦，
他说道：“你家金槐爱大凤，
我家大凤爱金槐，
咱们是俩好合一好，
我不图东西不图财。
照你这排场得多少钱，
以后的日子咋安排？”
李大伯一听这话着了急，
叫声：“亲家你听明白，
从互助组到公社化，
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咱们手头有积蓄，
银行的存折就在怀里揣。
再说孩子们大小都是头行人，
咱掂掂搜搜让孩子没脸把头抬。
回想当年我娶你亲家母，
唉！简直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
至今想起我还抱委屈，
这委屈不能再传给下一代。
我一定要争这口气，
人生一世也算没白投这一回

胎。”

二叔說：“要爭氣別在這上頭爭，

鋪張浪費萬萬不應該。

過日子勤儉為根本，

飽時別忘餓時災。”

大伯說：“我知道你把金錢看的重，

這事不用你破財。”

王二叔一聽不順耳，

氣的直把脖子歪：

“你成桌擺席大請客，

人家上禮也得破點財。

我看是你的思想有問題，

你那一套全是老腐敗。”

(白)“你說誰是老腐敗？”

“說的就是你！”

“你不知好歹！”

“你鋪張浪費！”

“你守財奴！”

“你忘本！”

“我……

我看你是花不起錢買嫁妝，
还把不是往我頭上派。”

二叔氣的胡子直扎撒：

“你……你……

咱窮丫頭配不上你家闊小子，

從今以後兩分開！”

大伯說：“你不識抬舉不識敬，

不知好來不知歹，

離開你家王大鳳，

咱金槐再尋個好的來！”

二叔說：“你愛尋誰就尋誰，

新社會我不能把閨女賣！”

二叔越說越上火，

大伯氣的攥折了小烟袋，

扔了半截烟袋回家轉，

哥倆的交情徹底掰。

二叔拿着那半截烟袋正發愣，

打那邊樹下走過來大鳳和金槐。

二叔一見兩個年青人，

倒覺着有點抹不開。

金槐說：“二叔，剛才的話俺倆都聽見了，

這事全怪我爹那舊腦袋。”

二叔望着女兒和女婿，

忽然一計上心來，

爺三個小聲一嘀咕，

說的是啥？想猜你也無處猜。

放下二叔和大鳳，

先說大伯和金槐。

過了十五到初一，

一天一天實在快。

这一陣金槐好像不高兴，李大伯心里怀鬼胎：大凤从前一天能来好几次，这些天怎么一趟也不来？一定是亲家回去說閑話，賭气要甩咱金槐。越想心里越放不下，我何不拿話透透小金槐？“你和大凤鬧别扭啦？她咋不到咱家来？”金槐說：“我也不知为了啥，見了我就把脖子歪，我叫她三声不搭理，不是噘嘴就鼓腮，八成是要把咱甩(呀)，什么原因我可不明白。”听了金槐一席話，李大伯脸上一陣紅来一陣白，(白)“那……那可怎么办哪？”金槐說：“天下姑娘有的是，她不爱咱有人爱。”李大伯一听，可着了急啦，(白)“小啊，別呀！大凤那閨女哪去找哇？三里五村的数头排，模样俊，劳动好，又懂礼貌又和藹。”

金槐說：“他爹对咱有意見，見了我連头都不爱抬！”李大伯一听着急又上火，又不敢把实話說出来，急的他端起飯碗又放下，刚躺到炕上又爬起来！(白)折騰啊！这一天俱乐部里鑼鼓响，八成是有戏要开台，李大伯正在家里生悶气儿，打門外走进来大凤和金槐。李大伯沒話找話說：“嘿嘿……啊……哎……这戏唱的准不賴。”年青人脸上微微笑，一个低头一个把脖歪，金槐望着王大凤，大凤手拉着衣襟直劲拽。(白)“你說呀！”“你說吧！”俩人这么一嘀咕，这可悶坏了李大伯，这俩孩子又和好啦？我的天，我的地，我的菩薩，我的乖！只見金槐穿着件斜紋布的藍制服，

一頂新帽头上戴；
大凤穿件花袂袄，
大紅的毛衣套在外，
这件毛衣是她在劳模会上得的
奖，

可总也沒舍得穿出来。
李大伯望着这对年青人，
心里直把这謎語猜。

李老汉在那儿正納悶哩，
大凤上前叫大伯，
(白)“大伯！”

“啊？”

“我俩昨天登的記，
今天把婚礼来安排，
礼堂就在俱乐部，
您老是主婚人，請您早些来。”

李大伯一听发了怔，
“这……这事咋办的这么快？

被子褥子全沒做，
两口肥猪也沒宰，
使的用的也沒准备，
穿的戴的全沒买，
亲戚朋友都沒請，
这……这……可叫我咋安排？”
金槐一旁微微笑，
叫声爹爹你听明白：
“不打酒，不买肉，

鸡不杀来猪不宰，
被子褥子新拆洗，
大凤亲手縫起来。
老亲旧友已請到，
俱乐部里有招待，
一切全都齐备了，
您就不用挂心怀。”
他二人拉着老头就往外走，
左边是大凤右边是金槐。
說話間来到俱乐部，
王二叔正打門口迎出来。
嘿！这人来的可真不少，
好像是全村老少連窝抬(啦)！
人人脸上全帶笑，
笑的李大伯有点不自在。
王二叔不提月下吵嘴那回事，
拉着亲家就往屋里拽，
“亲家，快往屋里請吧，
单等你来了咱們好开台。”
李大伯沒笑想笑干咧嘴，
支部書記又迎过来。
嘿，老支书換上了新布衫，
前前后后滿招待。
大伙儿嘻嘻哈哈往屋里挤，
凳子上坐的一排挨一排。
毛主席像当中挂，
大紅喜字儿放光彩，

瓜子、榛子来待客，
家种的黄烟好成色。
李大伯六神无主不知咋的好，
忽听有人喊：“主婚人入席！”
紧接着—陣巴掌拍。
王二叔冲他直摆手，
老支书一把拉他上了台。
新人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
俩人一拉手，台下的巴掌紧着拍。
支书站起来把話讲：
“祝賀大凤和金槐。
他二人是新社会的新夫妻，
新式婚礼新安排，
不鋪张，不浪費，
不讲虛荣多实在。”
大家伙称贊王二叔和李大伯，
勤儉持家記心怀。
这个說：“我家二春要結婚，
也照这样来安排。”
那个說：“新社会立了婚姻法，
可不能拿着儿女終身作买卖。”
大伙把两位老人来夸奖，
这下可臊坏了李大伯。
結婚典礼刚完毕，
这时候—輪明月升上来。

且不說一对新人进了洞房，
但只見河边上走来了李大伯。
他又是喜来又是愧，
心里边苦辣酸甜难分开。
李大伯伸手去摸小烟袋，
（白）早撅啦，
哪里还能摸出来。
想起那場吵嘴他正后悔，
忽听有人走过来。
（白）“誰？”“亲家！”
原来是来了王二叔，
老哥俩月亮地里又会到一块儿
（啦）。
李大伯直伸大拇指哥，
王二叔把他的肩膀拍。
李大伯說：“亲家你可別生我的气，
看在孩子面上原諒我这老腐敗。”
王二叔說：“我不是来听你做檢討，
我……我給你买来一杆新烟袋。”
亲家俩重新又和好，
这回呀，想掰你也掰不开！

換 套

(山东琴書)

男唱：白露一过秋风起，
脫下单衣穿袂衣，
大地也把新装換，
翠綠变成了金黃的。

女唱：高粱迎风展笑脸，
谷穗弯弯把头低，
今年五谷收成好，
皆因为集体力大人心
齐。

男唱：割完了庄稼把場打，
打完了場就装粮食。
挑选好粮食把公粮送，
套上大馬，駕！哦！吁！
小鞭子一甩叭叭响，
肥骡子壮馬不停蹄。

女唱：前面赶車的是小赵，

男唱：后面的老板是何玉琦。
玉琦止不住心中喜，
放开了嗓子唱西皮。

女唱：大声大嗓唱的正来劲
儿，

忽听小赵喊玉琦。

(女白)玉琦哥！

(男白)啊？

(女白)还唱呢！

(男白)高兴嘛！

(女白)你看！

(男白)看啥？

(女白)绳套呗！

(男白)咳！

男唱：看着粮食我心高兴，
干啥偏把这破绳子提？

女唱：绳套旧的多难看，
丰收年就該換新的，
咱的會計太厉害，
你磨破嘴皮她也不依。

若不然你去試試看，

兩口子办事好商議。

(男白)那也不一定。

女唱：怪不得都說你是怕老
婆，

耳听是虛眼見实。

(男白)我……

女唱：你怕我嫂子张會計，

男唱：怕她我就不叫何玉琦！

俺俩的事情我做主，

啥事她都得听我的。

女唱：別說大話別夸口，

男唱：哪一个和你吹牛皮！

不信你就等着瞧，

买绳子的事情沒問題。

(女白)那就看你的啦！

(男白)你就瞧着吧！

女唱：金色的晚霞撒滿地，

队里走出俺张桂芝。

玉琦他去把公粮送，

起早貪黑挺积极。

他劳动学习全不差，

可就是有点牛脾气。

俺两口子感情好，

和和美美过日子。

收了工俺往家里走，

赶快給玉琦做飯吃。

男唱：玉琦回家面帶笑，

女唱：桂芝迎他进屋里。

舀上一盆洗脸水，

拿出来一块香胰子。

男唱：嘿嘿！咋洗我也是黑的，

女唱：脸黑是劳动太阳晒，

你越黑俺心里越爱你。

合唱：两个人又說又是笑，

知心的話儿提又提，

你疼俺来俺疼你，

人人夸咱是好夫妻。

女唱：桂芝洗手和面要把饽饽
做，

男唱：我赶忙給你端盆子。

女唱：我舀面，

男唱：我舀水。

女唱：我合面，

男唱：我拿面板子。

(女白)快做吧！

(男白)好！

男唱：我做着饽饽打主意：

趁她高兴我赶快提，

开言我把桂芝叫，

有事儿和你来商議。

(男白)桂芝！

(女白)啊？

男唱：咱队里添車又买馬，

可惜绳套不整齐。

破破烂烂穷凑付，

最好全套換新的。

壯馬配上新绳套，

大鞭子一甩多神气！

再說咱队今年大丰收，

添点东西是应该的。

女唱：桂芝听他讲一遍，

低头考虑没言语。

男唱：我老婆是会计，

花个百儿八十没问题。

女唱：桂芝摆手说不同意，

这钱花的没道理。

男唱：没有绳子怎把车来套？

女唱：套车也不一定买新的。

男唱：那绳子快成烂麻秧，

哪有一条圆图的！

今年丰收积累不老少，

花上几十有啥大关系？

添点东西是置家底，

反正是肉烂在锅里。

女唱：花钱要花在刀刃上，

胡花乱花不相宜。

发展生产是大事，

没有储备怎么能富裕！

今天打下好基础，

步步登高上天梯。

男唱：咱们已把天梯上，

再用不着那么小气！

人民公社家大业大，

出村进城得像个样子，

名扬四海的红旗队，

连副新套都置不齐？

送粮我豁出去绕道走，

怕见人臊的我红脸皮。

如今赶车为社里，

公社的面子你要爱惜。

女唱：你这哪是为公社？

分明是虚荣讲阔气。

过日子处处要仔细，

勤俭节约你莫忘记。

男唱：光说道理不实际，

只说虚的不讲实。

这旧绳旧套没法来将

就，

不信你自己试试去。

女唱：任你说得天花坠，

大手大脚我不依。

男唱：玉琦我有心不再争辩，

可怎能在老娘们面前把

头低？

我对小赵夸下海口，

这件事办不成太没脸

皮。

我一咬牙一跺脚，

瞪起两个眼珠子。

要买要买一定要买，

女唱：不批不批我决不批！

（男白）你真不批？

（女白）勤俭办社！